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八佾篇」第十五章。

【子入太廟。每事問。或曰。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。入太廟。每事問。子聞之曰。是禮也。】

「這一章有起承轉合，要細細按著層次。」

『子入太廟。』「孔子所進入的太廟，必定是魯國的太廟。國家一建立，先立太廟，魯國的太廟是周公廟，按時祭祀」，按照時間祭祀。「不舉行祭祀時，廟門關著。」沒有舉行祭祀的時候，這個太廟門是關著，平常沒有開門。

『每事問。』「每事問，問事與器。」這個器是禮器，問祭祀的這些事情。孔子入太廟，他每樁事都問，向人請問。「孔子尚且每事問」，這講孔子他當時入太廟，尚且對祭祀的事情以及祭祀的禮器，這各方面每樁事情都向人請問。「宋儒卻說都知道，可以相信嗎？真是狂誕。」雪廬老人講，宋朝的大儒卻說都知道了，孔子當時他每件事都向人請問，過了一千多年，宋儒說他們都知道，這可以相信嗎？真是狂誕。雪廬老人舉出來宋儒講的話，說他們都知道了，這是狂誕的話。

「祭太廟時，如何能每事問？祭祀時要清淨莊嚴，講究肅敬，執事不許移動，這時如何允許閒人發問？」祭祀的時候，我們這些年來都有辦祭祖這個活動，祭祖正在進行的時候，大家都要肅敬，執事站在那裡就站在那裡，大家都不能亂動。這個時候怎麼可能允許一般人來問這個問那個？必定不是在這個時候問。「這一章必定不是在祭祀時問」，不是在祭祀這個時候問，那個時候沒辦法問，

「大概是在演禮時」。演禮就是演習，像我們這些年祭祖，之前都要先演禮、先練習，不是正式的祭祀，應該都是在這個時候問。去旁邊觀禮，看人家演禮，不了解的就向人問。應該是在演禮這個時候去問的，不是正式的時候，不是正式祭祀的時候問的。「《史記·世家》太史公曰：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。曲阜儒生每月得演禮幾次，否則就忘了。」這個演禮要常常練習，不然到祭祀的時候大家都忘記了，所以每個月也都必須練習幾次。

『或曰：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？入太廟，每事問。』「或曰」，這兩個字，「不說哪一個人說的話」。或者有人講，沒有說哪一個人說的話。「孔子是名人，孔子的學問，人們都知道，孔子是實至名歸，不求而自得。」這個是講孔子他是有名的人，孔子的學問大家都知道，所以孔子他出名，真的是實至名歸，名符其實，不求而自得。他沒有要去求名，他是自然得到這個名。「若不要名，惟有逃名，跑得遠遠的。」如果不要名，那只有跑了，去藏起來。如果沒有跑得遠遠的，他很有道德學問，他自然就出名了，也不要自己去求，自然就得到。大家知道，他就出名了，知道他有道德、有學問。

「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。孔子的父親叔梁紇，封於鄒，所以說鄒人。」「鄒人的兒子，指孔子」，這是避諱，避諱以免直接稱孔子，這也是一種禮貌上的稱呼。「鄒人之子以懂禮聞名，為什麼要每事問？誰說他知禮呢？」或許有人會有這個疑問，孔子他不是最懂得禮的嗎？入了太廟不懂，為什麼還要每件事情都去向人請問？每件事情都要向人請問，誰說他知禮呢？怎麼能說他是知禮？「有人說：你問，當然是不懂，知道了何必問？這個說法似是而非。」

下面是孔子的回答。『子聞之曰，是禮也。』這是結語，這章總結的語言。孔子聽到這個話以後，他說，「是呀！我每條問，這

就是禮呀！」「孔子為什麼這麼說？這是孔子的修養，我們必須學。」

「演禮與祭祀一樣，只是容貌不同而已，演禮重在練習。孔子前往觀禮，正是學而時習之，也是傳不習乎。孔子答話不亢不卑。」這段雪廬老人講，孔子聽到有人這麼說，他就講，他說每一條去問，這個就是禮呀！入了太廟，每一樁事情都向人請問。所以這是孔子的修養，我們也必須學習。有些事情，我們知道，但是到了那個地方還是向人請問、確認，這也是修養，這個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。演禮跟祭祀一樣，只是容貌不同，就是你在練習，跟正式的當然容貌表情不一樣，演禮是重在練習。孔子看到人家演禮，就像現在我們祭祖，也有演禮，在祭祀之前先練習。在練習這個時候，孔子前往去觀禮，去看看人家怎麼練，這個也正是「學而時習之」，學了時時刻刻來練習，也是「傳不習乎」。孔子的答話，不亢不卑，這個也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。沒有說覺得很卑下，也沒有覺得很激動，就是很中和的回答，中肯的回答。

好，這一章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